

編號：129

作品：銀眼溯流

總有許許多多的人在問著，我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？我也常在想，自己這樣究竟算不算是個人，活在人世間的每一天，哭與笑都還太清楚，在這個被掩蓋、唾罵的過去中，似人非人的存在。

## 序曲【遺忘最初】

被遺落在水中的是誰？這拾不起的記憶，無法回想，究竟曾發生了什麼事，銀色的花朵灑上了鮮紅，如此景緻，為什麼有著恐懼的滋味，又摻雜著濃濃的悲傷。為何過了這幾千年，腦中迴蕩的依然只有那開滿山谷的銀花，與花瓣上的鮮血珠露。

從前的自己一直在等待，只因為相信約定的人會來，即使早已忘記是與誰下的約定，帶著滿滿的懷念與信任，靜默的歲歲年年，不知秋冬的守著約。看過了山崩、地裂、天塌與水患，我依然望著天，請求這樣的震撼能夠讓回憶更清晰，但結果總是失望，開始害怕這種永恆不死，卻又無可期待的生命。

絕望與悲哀侵蝕著思緒時，究竟是何處流瀉著，時而澎湃如怒濤，時而潺潺若小溪的琴聲。竟讓我死水般的生命，激起一波波的漣漪，曲聲中有著對各種生命的詮釋，我開始一天天、一天天的戀慕起這迴蕩著山谷的悠揚樂聲，也越來越想離開這裡，踏入傳頌美妙樂曲的聚落。

等待的心已經改變，當琴聲又再度響起，一顆跳躍不已的心，已承受不住好奇與思念的衝擊，即使已了解冒著何等危險，也已暗自下定決心。

我掙脫千年來保護著自己的石壁，輕輕躍上數百呎的懸崖，靜靜聆聽；假想自己被樂聲擁抱，多想再靠近一點、多想再聽一點，就在好不容易鼓起勇氣，踏入人類疆土的第一步時，琴聲驟然停歇了。

拖著失望與無奈的腳步回到石壁，武羅已在石壁旁等我了，武羅是岐山的山神，自祂將瀕死的我由水中救起開始，這千年是祂一直照顧、守護著我；祂不是女神，卻比任何一個女神都美，嬌柔的聲音，纖細嬌美的五官樣貌，充滿野性的豹皮裹身，襯得祂白晰的肌膚更加明亮，每當有人接近山中禁地，或是我棲身之石壁，祂就會變化為獵豹或鬼魅將之驅離。

我時常問武羅，自己究竟是個什麼樣的生物？為何與山林中其他的動物如此不同，那麼我跟人類，又有何不同？武羅卻總是什麼都不肯說，只告誡我：「人是可怕的生物，他們以狩獵為樂，會殘酷的殺死所有在山裡的動物。」

我知道武羅總為我好，才會諄諄告誡，這樣的行為，必然讓武羅生氣了，但就算是愧疚、難過……心中卻依然堅定無比的想著，明天、明天一定要再進一步。

我又離開了石壁，躲在懸崖邊的石亭後，總算能夠看清是誰彈奏著悠揚的音符；他端坐於竹席上，前方放著一個木製的長盒子，上頭嵌了幾條絲線，聲音是從盒子中溢流出來的，飛逸的紫衣，彷彿配合著音符跳動；俊秀專注的神情，似乎也在雙指勾勒之間或仆或仰、或哭或笑。

就這樣過了一年、兩年……，我天天站在懸崖旁等待，紫衣少年也從未讓我失望，卻在那天後就未再見過武羅，或許武羅覺得，我不值得祂擔心而離開了吧！然而這也有些許的異樣，即使武羅正在生我的氣，也不該離開祂所守護的岐山，不辭而別，我有些許的慌張，也更加發現自己的無能，失去了武羅，我什麼都失去了，這種無力感，在深夜靜心自省時越發明顯。

距離武羅消失，已經六年了，紫衣少年亦五天未曾出現，我的生命成為一片荒涼，好想好想聽聽少年的琴聲，好想好想能再次靠在武羅懷裡，滿山滿谷的空洞，裝載著我深深的寂寞。

離開了石壁，我卻不是前往懸崖旁等待，這是我第一次步下岐山，卻是帶著心慌與茫然，連自己都不知道該何去何從，最初只是一陣帶著白砂的風，沒有形體，也不知自己是何形何貌，然後在路上看到各種形態的獸，我就變成了那樣的獸，直到遇見下一種為止，直到那一天，我終於再次看到人類，他們讓我想起了紫衣男子，還有最讓我掛心的武羅。

岸邊有許多女子蹲坐著，用木棍槌打著衣物，這可真有趣極了，我忍不住好奇的想一窺究竟，卻在水中驚見了武羅，這當然令我意外狂喜，未曾細想，雙手一張便撲向武羅，武羅當然沒抱著，卻反落入水中搞得全身濕透，還清楚的聽見婦女們輕蔑的笑聲，那樣可真狼狽不堪啊！或許是太想念武羅，不知不覺中，我竟化成武羅的樣子，卻完全都不曾發覺，還將水中倒映的自己，當成是武羅，如今想來，當時的傻樣還真是愚蠢得可笑！

不久之後我就發現，原本就是雌性的我，似乎比武羅更加嬌媚、纖柔，那時的我，當然是快樂的，且開心的決定，要使用與武羅相同的這副樣貌，開始一段嶄新的生命。

從那天起，我開始進入人類的領域，走過了一個又一個的村落，人們的眼光充滿了複雜，每個人都不一樣，這種感覺很討厭，有些男人的眼，像看見珍食般的饑渴，卻更多的是失神般的呆滯，有些女人的眼，充滿了嫉恨，恨到骨子裡的眼神叫我發麻，但更多的是羨慕。

武羅很美，我知道，但是從未想過人類是這樣複雜的動物，山裡的動物是不會對武羅有種情緒的，是我小覷了人類，他們的心思比我想像的還要深，還要多變。

## 第一章【吾為蘇女】

忘記走過多久、多遠，只記得，經過了極為漫長的時間，我來到了一個不算大的村落，小小的土屋、簡陋的石牆，不是個富裕的聚落。

但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，美麗的女子很多，由我冒然闖入村莊的那一天開始，他們就展現著熱情與溫馨，從未對我感到敵視或排斥，這種感覺很好，我好像終於遇到了值得停駐的村落，友善與歡樂讓我感到舒服，這裡的女子充滿熱情與活力，於是我做了武羅最討厭的事——交朋友，武羅討厭跟人類打交道，但是我卻用祂的面容交了朋友，或許武羅會生氣吧！但我喜歡這裡，也想讓武羅喜歡，好想讓祂知道，我在這裡的生活很快樂，雖然跟我所走過的許多村落相比，這地方用人類的話語來表達，應該叫蠻荒，但是我喜歡這樣，沒有太多心機與深遠的眼神，每個人的眼神都是映著蒼穹的明朗。

那時的我，不太會說人類的語言，也沒有名字，除了笑與各種表情，可以表達我的心情之外，就只能跟著她們跳舞，舞出我滿心的歡樂，其餘沒有另外能與他們溝通的方式，於是她們圍在我身邊，告訴我，她們要為我取一個名字；我從來都沒有名字，武羅叫我「狐」，但山裡還有其他的狐，那不會是我的名字，不是專屬於我的，我很想要有個專屬於我的名字。

她們願意給我一個名字，一個只屬於我的名字，這或許是我數千年來最值得歡喜的事了；她們說我很美麗，要給我一個代表著美麗的名，她們告訴我，「姐」在她們之間代表著無與倫比的美，她們要將「姐」這個字送給我，作為我的名，而我是無依的，只能靠自己，所以「己」是我的姓，於是「姐己」成了我的名姓，那讓我覺得自己真的像個人，實實在在的存活在人群之中的人。

族長說這裡的每個人都該有父母，就算父母去世，也該知道自己所該繼承的氏族，沒有子女的他願意成為我的父，而我也必需誓言為他盡孝，我不懂孝是什麼意思，但是我知道，當他百年作古之後，我還是一絲一毫未曾改變，所以竟應允了這樣的荒唐，對我而言當時的所有，皆是一閃即逝

的星光，無需牽掛，卻忘了星星之火亦可燎原，在不知不覺中，我已踏入了陷阱，一張命運羅織的黑網。

這個部落稱爲「蘇」，成爲族長的女兒後，我的名字上又多了一個稱號，於是我成了「蘇姐己」，不是討厭的事，但是不能明白爲什麼稱號一定要擺在名之前，我喜歡我的名，那是稱讚著武羅之美的字，稱號不該超越它。

我的人類父親、母親，教了我許許多多的事，包括語言，還有充滿歡愉與美感的舞蹈，也賜給我每一餐的飽食，其實我不需要食物，在石壁上過了數千年餐風飲露的生活，我依然存在，但是我喜歡父親、母親，喜歡他們所爲我準備的一切事物，所以我願意爲了他們，吞食那充滿死亡氣息的肉類、包括狐肉，我的獸族們，請原諒我這帶著血腥的自私。

如果不要讓我看到那殘暴的戰爭，我會對人類一直保持著美好的想法吧！但是那一天還是來臨了，因身爲族長的父親大人，拒絕再對需索無度的商國繳納貢品，於是鮮紅的血、瀰漫風中的腥味，伴隨著商國大軍來到。濺灑在面前的朱紅，與淒厲的尖叫聲，叫我心驚膽跳，而那皆來自於我的好友們，還有我的……母親。

## 第二章【在劫難逃】

這個部落原本就不富裕，因爲偏遠貧瘠的緣故，每年能夠生產的作物寥寥可數，商國卻又像個無底洞般不停需索，迫使大家只能食用乾肉製品，或是劣質農作，或許是人民的憤怒已達到了極限，父親亦再忍無可忍，便群起反抗，期望讓帝王聽到人民的悲鳴，但這已證明是個錯誤的決定，我們的意念也許傳達不到商帝王耳中，也或許這便是商帝的解決之道，總之，怒鳴換來的是無盡的殺戮。

在染滿鮮血的大軍面前，我看到父親悲哀的眼神，或許他正在後悔，後悔自己未仔細衡量骨氣與血肉之間的重量的重量，後悔衝動與血氣方剛；若不反抗，即使再難過，總是大家都還活著，彰顯了心意，卻換來一具具仆臥的屍體，究竟值不值得？但那都不重要了，因爲重要的事物已被毀壞殆盡。

我看到父親的視線轉向我，我很想撇過頭不要看，或者回歸沙塵隨風飄散，但是終究還是無法這麼做，友誼與短暫的親情，讓我的腦海失去了運作的功能，只是靜靜的站在他的面前，耳裡聽著商軍在毫無作用的石牆外叫囂，眼睛直視著那曾經把骨氣看的比性命更重要的父親。

父親跪坐在我的面前，請求我的原諒與幫助，他看起來很悲傷，而我只覺得一切變得很詭譎，無法相信自己能夠給予什麼樣的幫助。

「救我們吧！姐，請求你爲了這個村落，成爲帝王的妾。」

自那句話從他嘴裡說出口，而我含著淚，輕輕點下了頭，這個時代也就此開始異變，我們踩進陷阱的腳已抽不開，人世間的萬般劫難從此而生，然而或許，在我踏出石壁之時，命運就已展開運作，織成一張張綿密的網，要這深陷網中的一切，萬劫不復，如果這場殺戮皆是天意，而我注定成爲拜天的祭品，那麼這場血腥，必然就是讓祭品走上祭壇前的階梯。

「請讓我們與姐姐一同前往吧！絕不能讓姐姐一個人爲我們犧牲。」在迷亂中，我聽見嬌柔而堅定的聲音，這美麗的聲音，現在已經成爲我這千萬年來，不能忘，也忘不了的天籟。

是琴心與荷雪！我在蘇部落中最要好的朋友，亦是爲我取名的重要推手；她們能夠在漫天血海中逃過一劫，實在讓我開心不已，而她們的堅定與重情，更是讓我感動至心，只是這樣的兇險，又怎麼能讓她們與我一同承受呢！人生短短不過數十年，對我而言，就算須伴商帝終老，也不過是一瞬間的事，然而她們花樣年華如此短暫，怎堪與我同赴宮闈，可知這一去，或許再無回頭之路。

我噙著淚，用迷茫的眼看著她們堅強的眼神，竟輕輕挑起我心中的最無助的那一環，是的，我需要朋友、需要陪伴，而且是迫切渴望脫離孤寂；只因爲一念之間的自私，便讓她們也陷進了這場漫天捲地的風暴中，我知道自己這麼做罪孽深重，然在當時，我只是單純的期望有人相伴。

我們相互爲對方穿戴華美的衣飾，我輕輕搽上桃色頰彩，抵著櫻紅的雙唇，穿上如茵碧綠的長褂、戴起嵌著翠玉的額飾，琴心穿著雪白的絲衣，紅通通的臉頰，折射在她滿身的銀飾上，亦將白絲染成了一片淡淡的紅粉，看不出心中是羞怯或是憤恨；荷雪舉起銅鏡，上面倒映著的，是我與琴心冰冷的表情，我默默看著穿著一身紫衣的荷雪，她雖嬌柔如昔，卻多了一份堅強的光芒；鏡光照耀著我們三人的美豔，也照映著我們的未來，多希望那時緊緊握著的手，永遠都不必放開。

坐上被商軍團團圍住的紗轎中，看著這個曾經帶給我歡樂，也是推我入地獄的地方，百感交集卻再無法眷戀，當感受到腳下正開始緩慢移動之時，即使無懼，看著遙遙未知的朝歌，也難免有著淡淡的愁緒，琴心緊握著我的手，也因滲著汗而微濕。琴心與荷雪想來也是與我相同的心情吧！只是堅強的臉上看不出一絲一毫的愁容，比起來，我這個活了數千年的狐，反而是比她們更加怯懦了。

軍隊、車馬、紗轎，一路風沙飛揚的往朝歌前進了，由遠方的一處小點，直到停止在高築的城牆之下，我們三個人總是緊緊牽著手、繫著心，不敢浪費一絲一毫相處的時間。

### 第三章【朝歌之舞】

進入帝宮已第九天了，除了第一天面見商帝之外，再不曾看過商帝，甚至連他的名都不知，那匆匆相見的一刻，我也未曾正眼看過這個令我害怕的人。

很幸運的，琴心與荷雪都能夠在我的身邊，爲我的徬徨無助支撐了一些力量，我們緊緊擁抱的溫暖，是直傳入心的熱量，套句人世間的說法，正是：「有友如此，夫復何求。」

那天黃昏，琴心在房內幫著荷雪梳頭，不知爲何的，自從進入朝歌後，總覺得心情煩悶，我信步踏出房外，很想看看漫天霞彩，我抬頭望向天，不知道多久、多久沒有這麼望著天了，天還是這般遙遠，而我依然是無所期待……寂寥之中，雙耳忽然聽見遠方殿堂傳來幽軟樂聲，或許是自從離開部落後，已很久沒有跳舞了，身體竟不知不覺隨著樂聲翩翩起舞，我柔柔舞動手掌與轉腰，輕輕旋起，和著樂聲跳躍，忘情的跳著。一曲舞畢，猛然聽見後方有鼓掌聲，我又羞又怯得不知該如何是好，急著如熱鍋上的螞蟻一樣，拔腿就跑，卻被身後之人一把拉住，並勾回懷中摟著，他一手攬著我的肩、一手摟著我的腰，在我耳邊輕輕呵氣，輕輕說道：「可人兒，你叫什麼名字啊！」我被搔得發癢，什麼都不想回答，只想以最快的速度離開他，掙扎卻讓我被摟的更緊，他的雙手更進一步，放肆的托著我的胸不停揉搓。我氣得全身發抖，腦中早已一片空白，不顧一切的使出我全身上下所有的力量，猛力將那惡徒撞開，這才終於脫離了登徒子的魔掌。

我驚魂未定的逃向自己的宮女小房，荷雪與琴心見我驚慌的樣子，連忙上前探望，或許我真的是被嚇得失神了，關上房門後還一再確認是否安全，琴心與荷雪被我嚇著，一再探問究竟發生何事，我只是張口結舌的說不出話來。

喝了荷雪倒來的熱茶，琴心也不停的爲我拍著背順氣，總算情緒上有些許的和緩，但總仍然氣憤難平，畢竟是差點遭到非禮的大事，要一時間放鬆心情總是無法太容易。

過了半刻，正當心情已較爲平復，欲說出事情經過之時，突然有人急叩房門，琴心上前應門，竟是一大群內宮侍衛站在門前，內侍不分由說，一把衝上來，將我們三人脫個精光，矇住雙眼、用毛毯捲起後，就這麼扛著走。我想琴心與荷雪，必定也像我這般驚慌失措，若是因爲我做錯了什麼，

就請讓我自行承擔，我不想、也不能讓她們爲我再付出任何代價了。

轉過了一段漫長的迴廊，我覺得四週的腳步聲似乎越來越多，而我的心跳聲，也明顯得愈發急促，我們被拋在一張鬆軟的大床上，琴心與荷雪就在我身旁，這使我安心了不少，卻也更加擔心她們倆的安危。

很快的便感覺到，有人迫不急待的打開我所裹身的毛毯，我可以變化的，但我不敢，這麼做是否會傷害到琴心與荷雪，我不知道、更不敢嘗試，空有著千年的修爲，在這樣的時刻，卻反而慌亂顧忌的不知如何應用，或許是我最大的悲哀吧！

我的毛毯被急速的掀開，在我面前出現一張略顯老態的臉，但他眼神所展現的侵略感，卻絲毫不遜於青壯之年的男子；他一見我的臉，便笑得極爲開懷，這是一個可怕的人，從他的笑聲中就可明顯感覺，是個兇暴且又孔武有力的男子，他的聲音，更是讓我毛骨悚然，是的，就是他，那個無恥的登徒子。

他開始肆無忌憚的撫摸我每一吋肌膚，那種感覺實在噁心至極，這人的笑容也叫我作嘔，我痛苦的轉頭看著兩旁的琴心與荷雪，她們光著身子，蜷縮在角落發抖的樣子令我不忍，爲了她們，我可以忍的下來的，絕不允許這惡人碰到她們純淨的身軀。

他又在我耳邊輕輕呵氣，對我說：「美人兒，即使你不說妳是誰，我也必定找得到你，如今，妳可相信？」

我閉上眼，輕輕的別過臉，流下了一滴眼淚，心想：「你這不是已找到我了，再問我信與不信，豈不是侮辱我。」

他輕輕攬著我，又親又抱、又撫又逗，我知道他在竭盡所能的討好我，卻只覺得胃海陣陣翻湧，但我不能反抗，因爲從門外的侍者眼中，我已知道這個人是誰了，是帝王，是手染蘇部落鮮血的王，是掌握天下的王，是我不得不服從的商帝。

即使如此，我還是湧起了無盡的憤怒與不甘，偽裝著勇敢的眼神，迎向商帝那充滿侵略氣息的雙眼，就算不能抵抗，我也要瞪視著他，傳達恨意。

突然間，他左手抓著我的肩，右手將我的臉用力托起，用卑劣的笑容邪惡地說：「妳的眼，真是美麗啊！猶如銀器般純淨，又若鑽石般閃耀，配上這舉世無雙的臉蛋與身材，任我後宮千百佳人，又有何女可敵。」帝辛抱著裸身的我，走下黃金鋪成的短階，耳中聽到他對著內侍官狂妄地喊著：「將蘇女姐，晉升爲妃。」然後接著的，就是裡裡外外不停迴響著同一句話。

我在銀鏡中看到自己的眼，那與銀鏡相互輝映的銀眼，在昏暗濁黃的燭光之下，閃閃發光，是啊，那是我，真正的我，有著銀色雙眸的狐，因憤怒的驅使，讓本性不受理性駕馭的脫出了。商帝托著我的臉，任憑我的眼神如何憤恨，他也總只是靜靜笑著，看了好一陣子，才將我抱回軟床之上，當時我完全無法理解，爲何會有如此驚人的轉變。

商帝召來琴心與荷雪，我看得出琴心和荷雪，還是不住的在發抖，但依然應著帝辛的召喚上前，我想靠近，卻被商帝大聲喝止，商帝看著琴心與荷雪，二話不說，便脫掉自己的長袍，琴心、荷雪亦步亦趨的貼著商，順從的服侍著，但商帝，卻只是要我在旁觀看，他與兩位妹妹的交合，我閉上眼，關上耳，不想聽到妹妹們的淫聲浪叫，那在我聽來，比起哀鳴更讓我心痛、不捨。

自那一夜之後，我開始被稱爲妃，商帝要我稱他爲辛、或者帝辛，讓我與琴心、荷雪搬入一座外觀貼滿銀箔，內殿有著許多翡翠與綠玉裝飾的大宮房『銀鸞宮』之中，而帝辛，也從那夜之後，每晚都來到，夜夜也需與琴心、荷雪兩人翻雲覆雨一番，卻未曾再碰過我一絲一毫，對我做出最無理的要求，也不過是令我即時跳舞，而舞蹈與音律，或許也正是在這個碩大的皇城之中，唯一能令

我感到歡愉的事物；即使是這般受寵，我依然總是覺得自己、琴心、荷雪，或許該說這後宮中，上至皇后，下至宮女，都只是帝辛的玩偶，沒有自我，也沒有真正的生命，只有盡情的跳著舞，才能夠讓生命再度甦醒。

帝辛曾要一位名叫師涓的樂師前來彈奏，是種很綿很柔的音樂，輕輕軟軟的叫人不經意就會鬆懈，很舒服的旋律，但在帝辛的耳裡聽起來，似乎不是那樣的舒服美好，他只是想著如何宣洩自己的慾望，而且正迫不及待的要表現；那時的琴曲，被後世稱為靡靡之音，只是何謂靡靡之音？若心正意端，又有何音符能挑起心中情慾。

帝辛回去時，我總會深思，卻也不能明白琴心、荷雪心中怎麼想的，與帝辛肉體交歡的是她們，為何只有我受帝辛獨寵，會不會有些不甘心，是不是覺得恨我？她們的笑容雖是一樣的溫暖陪伴，但我總覺得有些不踏實，是我自覺對不起她們吧！

## 第四章【摘星華樓】

在銀鸞宮住了一年後，那一天，帝辛與我對坐著喝茶時，興奮的說已為我蓋了一座奢美的華樓，那時還以為，這只是君王一時開心的玩笑話，再說，我向來厭惡鋪張，對於華樓自是絲毫提不起興趣，但經過了一年多的歷練，我當然也越來越懂得如何應付這個喜怒無常的帝王了，明白在這樣的時刻，只能以笑相伴，否則惹惱了他，我自己受罰受害無妨，只怕牽連了荷雪與琴心。

怎知，只相隔了數月，一日，本該是上朝的時間，竟看到帝辛興沖沖的衝入『銀鸞宮』，一見著我的面，便開心的抱著我旋轉，轉得我暈頭轉向，不知所以。

他喜不自勝的笑了許久，才對我及琴心、荷雪說：「摘星樓落成了，建了一年多，終於落成了。」

帝辛單手抱著我走出銀鸞宮，一手指著遙遠的那一端，對我說：「姐，妳看，這是妳的摘星樓，專為妳所建造的，取名叫『摘星』，是因為妳的眼，如天星般明亮，這樓建得如此之高，便是為了讓妳能與天星共映，妳喜歡嗎？」帝辛溫柔中，帶著些許得意的在我耳邊輕語。

我很難言喻喜不喜歡，因為摘星樓是許多奴隸、犯人用生命建造而成的，這些魂魄飄散哀號，心中雖無所懼，但仍深深感到自己的罪孽深重，卻又不得不接受這樣的好意。

在我就要搬進摘星樓的那晨，姜皇后差人傳我過去，我在這宮中近兩年，卻只在進入後宮的第一天，與姜皇后見過一面，對於那是個如何性情的女子，全然不知，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在宮女的簇擁下，走向姜后所在的『宣儀殿』。

姜皇后，她是個美麗而莊嚴的女子，帝辛第一個妻子，也是最具有權力的女人，那充滿威儀的眼神，令我感覺她真的與帝辛十分相配，不苟言笑的言語、冷淡的表情，也讓我充份看穿她的敵意，這是個可怕的女人，我在心底這麼告訴自己。

她瞪視著我，有很久很久的時間，我亦被她的眼神盯視得渾身發麻；然後，她走下了金階，望著我的臉，舉手便是給我一巴掌，將我打倒在紅毯上，兩旁的侍者突然圍上來，手上舉著木排，起落就是一陣猛打；其實我並不痛，這個身體原本就是虛幻的，雖也有感覺，但那是心理的不痛快，擊打肉體對我並不會造成任何傷害。

這樣的行為，讓我對這個女人好奇了，她究竟這樣殺害了多少無辜的女子，來鞏固自己的地位，又傷害了多少女子，來排除自己的嫉恨，我聽到她在咒罵著我，即使侍者喝聲震天，依然可以清楚聽到她心底的恨意與咒罵，我知道她恨我擁有摘星樓，知道她怨我得到帝辛的寵喜，於是，我將瞳

仁變化為可以看透世間、有形與無形的銀瞳，不是因為無辜受怨的憤怒，而是因著對她的好奇驅使，我不能明白一個已有了如此華美宮殿的女人，為何要恨著我能得到摘星樓，變回銀瞳才能更清楚看著這世界、這女子。

姜后，果真是個可怕的女人，她的身後，有許許多多的女魂纏繞，而且大部份死狀淒慘，幾乎未看到一個完整的魂魄，每個魂魄都在哀號哭叫，穿著舞衣的怨魂失了手腳，像顆球一樣在她身邊環繞，穿著歌姬服的侍女，扯著發不出聲音的喉龍，盤踞在她的頭頂哭喊，還有許許多多與我相同的宮娥，滿身是血的抱著未成形嬰孩，眼神懷怨，這些缺手、缺腳、失眠、黥面等等的無數悲魂，站在她身後無時無刻張著手想捉住她，這是個只有外表美麗，心底卻醜惡無比的女人，就像這奢華豪美的朝歌一樣。

被打了不知有多久，我想是我太用心在研究姜后這個女子了，倒忘了裝痛或哀叫，侍者以為我已昏厥、或是死了，便停手不再打了，我想，吐些血會逼真些。

然後，就在我逼真的揣摩著怨魂們哀叫的樣子，吐些血，也讓身上出現一些皮開肉綻的傷口時，我聽到了帝辛氣極敗壞的聲音，又聽到琴心的哭喊，是琴心去找了帝辛來的吧！我真感謝琴心，否則這齣戲不知要上演到何時，莫非真得演成死屍，讓姜后將我丟進古井才得以收場？

帝辛抱著我，不住問著我是否清醒，聲音有些哽咽，琴心用手絹輕輕地擦拭著我身上的血與傷，我有點感到愧疚，騙人的滋味可真不好受。

因這場意外，延遲了搬進摘星樓的時間，我在銀鸞宮休養的時候，帝辛每天都親自來照顧我，為我衣不解帶，眼泛紅絲，許許多多珍貴難採的藥草，此時都進了我的口中，就算那不能化成我的血肉，帝辛的心意，依然讓我感激肺腑。

在我受傷的第五天，帝辛突然整天都未曾出現，我以為是他倦了，但依然有些不安，我猶裝虛弱的問著照顧我的荷雪，想知道帝辛去哪了。

荷雪搖搖頭，只說帝辛今晨什麼也沒交待，為我蓋好被子後，就默默離開了，她也不知道究竟怎麼了；我有些擔心，有些緊張，也突然感到害怕，畢竟帝辛是如此反覆無常。

突然，琴心飛奔入我的房中，氣喘吁吁的說：「姐姐，帝王今晨將發佈旨意，將姜后連誅九族，並改立妳為后，從今以後，妳就是蘇后了。」

我是蘇后，從今以後，我是蘇后？這簡直太不可思議，也不知為何會演變成如此，心情總是不安定；那晚，帝辛來到我的病榻前，柔柔的撥著我散亂的髮絲，輕輕撫著我的臉頰，對我說：「妳知道，妳對我有多重要嗎？」他認真的凝視著我說道：「很重要、很重要，妳是我心上一塊肉，沒有人可以將之奪去，我知道姜姬背著我，殺了多少受過我臨幸的女子，她的父親是四大諸侯中的東伯侯，我總必須重視她，以往，她殺了多少人，我可以完全不在意，但她碰了妳，就是不行，姜姬敢要妳的命，我就要她全族的命來賠，就算是我自己的兒子，也不能留他們。」帝辛即使是帶著憤怒的語意，口氣卻依然溫柔。

帝辛倚著我的床背，將我摟在他的胸前，輕輕撫著我的背，細細地說著遙遠的往事：「我七歲時，有一年隨著父王前往西岐巡視，卻因貪玩好獵，在岐山之上愈玩愈過，為了射獵一隻翎鷹，竟踩空墜下了懸崖，就在我以為自己必死無疑的時後，有一道白色光芒包住了我，像風、像沙塵、又像毛皮的觸感，輕輕的包覆著我，將我送進一個巨大的山洞中，然後，白色的光芒就漸漸從我身邊散去，在前方聚合成像成人般高大的白點，我覺得自己很害怕，害怕白光離我而去，但是它一直在我身邊，我在山洞之中過了兩天的生活，哭累了就倚著它睡覺、餓了它就採集果子給我吃，冷了它就包覆著我，帶給我溫暖，而我至今仍不知道它是什麼，但在白點之中，隱約有看到，如同銀星般的瞳孔，那是我對它唯一的記憶。」



他像是說出了積壓在心底已久的秘密般，深深吐了一口氣，但我卻是冷了半截心，那是我，是我救了兒時的太子辛，原來這個轉輪在四十年前就開始運作了，從我救了他的那一刻起。

帝辛繼續輕撫著我的傷，靜靜說道：「妳的眼，就像那道光，就算是平常的黑色瞳孔，眼神也充滿了那樣的味，起初我覺得，自己有了報恩的機會了，但是現在不只想報恩，我愛上妳了，與妳的銀眸無關，我就是愛上妳了，即使妳再也不會變化為銀眸，我也要照顧著妳一生一世。」那一夜，是他在這兩年來，第一次吻了我，而我內心的防備，也幾乎就要被帝辛融化。

傷好後，我便搬進了摘星樓，以蘇后的身份，成為摘星樓的主人，我穿著紫紅色的絲袍，頭戴金縷小冠，耳上綴著碧中帶紅的青玉，亦有琴心與荷雪隨侍在側，在兩旁銅鐘、皮鼓夾雜，琴弦、笙竹躍動的沸騰中，風風光光的，以母儀天下的神采搬入摘星樓。

摘星樓真的很美，我喜歡在『摘星臺』仰望滿天星斗，有時帝辛也會陪著我在摘星臺對坐乘涼，自從我受傷後，帝辛就未再要求我跳舞了，他總是像呵護著孩子一樣，用溫柔的胸膛緊緊的擁抱著我，有一瞬間，我幾乎以為自己會愛上帝辛了，但是他那殘酷的一面，也是我永遠揮不去的夢魘，總在我迷醉於帝辛的溫柔之時，又狠狠地將自己拉回現實。

帝辛從不說自己的心事，除了我受傷的那一天，他主動說起兒時的往事，其他的大小事，無論我怎麼問，也無法得到答案，他總是如此堅強，堅強得如此令人心疼，但堅強的另一面則是殘酷冰冷，他不只對別人殘忍，對自己也是一樣的冷酷。

雖然過著安逸的日子，但我總擔心著姜后的身後事，幸好琴心活潑外向，與朝中許許多多官婢極為要好，見我擔心著姜后的後事，主動幫我打聽到了有關於姜后的一些消息。

姜后畢竟是國母，她與東伯侯全族的死，在商朝造成了極大的反應，其餘兩大諸侯一一進諫反抗，而帝辛也將其堅強、殘酷的本性發揮的淋漓盡致，除了原本就奸險諂媚的北侯，不但沒事還因陷害西侯而受到封賞外，身為事主的東伯侯理所當然的被剝成了肉醬，而仗義直言的南侯鄂崇禹被做成了人乾，倒掛在朝歌城門示警，西侯姬昌，雖不敢多言，但仍因為此事嘆息而遭到北侯陷害，被帝辛關入位於姜里的天牢。

## 第五章【知音相惜】

在西侯被關入姜里的第五天，他的長子姬考，帶著珠寶與奇珍異獸，前往覲見帝辛，我從琴心口中得知了這個消息後，便急急前往大殿，只想請求帝辛別再濫殺，放西侯一條生路，不要再讓我掀起的這場風波，繼續撩蕩下去。

即使身為國母，大殿之上，依然是女子不得進入的禁地，只能在後殿靜候帝王的退朝，就在我靜靜坐著冥想時，被一陣輕柔樂聲悄悄闖入耳中，好熟悉、好懷念的音律，讓我不經意的就想起岐山、想起武羅、想起了那彈琴少年。

是他嗎？我不禁偷偷問著自己；一想到有這樣的可能，我覺得自己正高興的發顫，已經六年了，多麼的想再見到他，多麼的想再聽他撫琴一曲，這六年我的心靈是這般的孤寂，宮中的樂曲再美、再繁壯，也比不上過去山林空谷的幽幽琴音。

早已忘記了有多久、多久未曾如此暢意，我在飛舞著，即使肉體仍是端坐於蒲團之上，但心已然附和著樂聲翩翩起舞，如同過去在岐山那樣的悠然自得。

約一柱香的時間後，琴音緩緩停歇，我聽見帝辛走向後殿的腳步聲，然後看見，許許多多侍者與官將簇擁著帝辛退朝，我在人群中，發現了熟悉的身影，是他，紫衣少年，不止琴技變得純熟，

連長相也變得更加成熟，六年未見，他變得多了，讓我不知不覺就看傻了眼，想起岐山，想起過去那飛舞的紫衣，與漾逸的笑意。

但如今想起，仍會感嘆，如果沒有那一天，如果我不會再見到他，那該多好？但是我還是見到他了，就算當時如何心喜，我們的世界因此而反轉、毀壞，這仍是不爭的事實；我、姬考、帝辛、琴心、荷雪，都因這一天，被牽連著墮入無間地獄。

我請求帝辛放了西侯，畢竟西侯與姜姬之事，原本就毫無關聯，帝辛也非鐵石之人，很快的就答應我，會讓西侯無罪釋放，但仍需再關一些時日，以示懲戒。

或許是因著今晨姬考那悠美樂聲的引領，整日帝辛的心情都充滿了愉悅，看帝辛心情大好，我也變的膽大妄爲了，竟纏著帝辛，要求向姬考學琴，而帝辛也出乎我意料之外的，笑容滿面，且毫不猶豫的就答應了。

第二天姬考就受帝王之命，前來摘星樓中的『棲鳳軒』教導我琴藝，他是個很有趣的老師，總是害羞得不敢抬起頭，但只要手一碰琴弦，卻專注得無視於旁人。不論我懂不懂這些高深的樂理，這些日子總是快樂的，聆聽著昔日迴響於山間的琴音，心亦如同回到了過去，超脫宮中的陰霾，我彷彿得到了新生。

學琴的第三日，姬考突然對我說：「皇后娘娘，您是否曾居住於岐山？」聞言，我開始有些慌亂，不知姬考爲何會如此問。

姬考凝視著我，看得我滿心揣測不安，又突然低著頭默默看著琴弦，傻笑著說：「皇后娘娘，您真像屬下的一位朋友。」見我呆頭愣腦的看著他，他又繼續看著琴弦傻笑著說：「說是朋友，其實我從沒看過他，亦不知是男是女，只是一種感覺、一種臆測而已。」

我打從心底笑了出來，真是可愛，這樣也是朋友嗎？

姬考看著我笑，似乎也覺得自己有些癡傻，不由得也笑了出來，又隨即低下頭，害羞的看著白玉鋪成的地板說：「屬下還在西岐之時，總愛在岐山中練琴，不知何時開始，一直有一種感覺，在每天練琴時，似乎總有人在懸崖邊看著我，屬下從沒看過那個人，也許是我胡思亂想的也不一定，但這幾天，皇后娘娘在一旁聆聽屬下彈奏時所散發的感覺，總讓屬下想起懸崖邊的那位知音。」

是嗎？我就是那位朋友，每天每天，我站在懸崖上聽琴時，他都知道嗎？原來我不只是一陣風，是有感覺的嗎？那時，好想好想告訴他，是的！是我！我就是那陣風，就是那個朋友，是伴了他六年的知音；但又怎麼能說的出口，人是不可能會站在那種地方的，他知道我不是人，會不會怕我、懼我、離開我。

我搖了搖頭，笑著說了謊，說我不但沒住過岐山，更是連去都沒去過，也許，這樣才是最好的答案，姬考也深信不疑，畢竟一個女子，要在四年內經歷如此漫長的旅程，自岐山前往有蘇、再自有蘇進入朝歌，根本是不可能。

即使已不認爲我是岐山上的朋友，姬考還是經常在學琴的空檔，對我說起岐山、西岐的種種美好，喚醒我在岐山的種種快意；他與我相同，都想著岐山，想著有一天回歸那清秀的山林，但身爲人質的姬考，與身爲國母的我，亦同樣的，不知歸期。

我開始幻想商朝的破滅，只要商朝毀滅，姬考就可以回到西岐，我也可以回到岐山化爲一陣風，飛翔在無憂的山林之野。雖然是小小的一個念頭流過，但已在心中種了一顆種子，毀滅朝歌、毀滅商朝的種子。

學琴的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我開始害怕自己，有一種感覺，在胸口悶著，不願意與姬考分離的情愫越來越明顯，在乎他的一舉一動，揣測他的所有心情，害怕分開的時刻來臨；聽荷雪說，這

就叫做『愛情』，但我能愛人嗎？我只不過是一隻狐、一陣風，一個人世間的過客。

今天，我們都很安靜，姬考不像平日那樣只默默著看著琴弦，而是正眼凝視著我，而我，心跳如同大鼓敲擊般劇烈沉鳴，我輕輕揚手要侍者退下，僅交待了琴心與荷雪為我守住門口。

姬考靜靜的走來，一把將我抱住，這一切都很突然，但不知為何，我的身體像是早有準備般的迎了上去，我們失去了理智般的狂吻，從來未對彼此表達情意，在此刻盡情的流瀉，我知道，這是愛情，帝辛沒辦法從我這裡要到的愛情，我卻給了姬考，一種很真摯很深切的感覺，從他的吻中傳遞過來，縱然我心中有萬般擔憂流過，也無法再考量，我們就要萬劫不復了吧！看著姬考溫柔的雙眸，我有種罪惡感在心頭盤繞，但比不上擁抱傳來的溫暖、吻中撩繞的纏綿。

他輕輕摟著我坐下，要我坐在他身旁，笑著對我說，要為我譜一曲歌，只為我彈奏的歌。

琴聲緩緩奏啟，輕輕柔柔如若一陣風，風中帶著溫柔與笑意，又似正輕巧的旋迴著山林，我隨著樂聲，飄飄起舞，就像從前的那陣風，柔柔地拂過『棲鳳軒』的每個角落，第一次在朝歌，有這樣幸福的感覺，那一定是因為有他在，樂聲是開啓回憶的鑰匙，亦是情感的門窗，我願意為他開啓鎖著的每一扇心窗。

曲畢，我悠悠倚在他身旁，看著他鋪起竹簡，我們共執一筆，要為這曲起個名、填上詞，他說，期望在千年之後，我們還能共擁回憶；千年，多麼遙遠的名詞，千年之後，是否只有我能記得？

這世間若真有輪迴，行過奈何橋，執起夢婆湯，會否洗去前塵，遺去這心中曾有的悸動與狂野，那時，姬考也許早已忘了我，遠遠的將我拋在前世的記憶之中，這就是命運嗎？一個不該存在於人世間的狐，愛上了人類的男子，竟相約千年再憶，多麼諷刺，想來又多麼可怕。

但我忘了太多，也不願想起太多，只能冀盼在這一刻，我只是個人類女子，用短短的人生，去愛上一個生命同樣短暫的愛人，朝歌、帝王、皇后、臣子，此刻都失去意義，我們不敢想，也不願想，憂憂擾擾，在這幸福的時刻，就請准予我暫時遺忘吧！

我們過了許多個充滿笑容的日子，姬考擁著我共譜情曲，琴弦流露出甜甜的笑意與幸福，我們一曲一舞，歡笑溢滿了這短暫的時光，或許在當時，彼此心中都清楚知道，這樣的日子不會常在，所以都用盡心力燃燒當時的每一寸光陰。

## 第六章【碎玉斷腸】

愛情若能使人盲目，那麼一定也會讓人毀滅。

我愛上了姬考，在心情上，自然也冷落了帝辛，即使我從不曾愛過帝辛。那日，帝辛送了我一隻美麗的九色鳥，笑著解釋此鳥的種種珍奇之處，與如何得來不易，那一天，他究竟說了什麼，早已完全不復記憶，當時聽到的一切，如若馬耳東風，我心中想的，只有今日與姬考纏綿的種種；帝辛是個容易自殘且敏感的人，很快的，就讓他發現了我心中的秘密，但自小的帝王教育，讓他習慣了不輕易表達情緒，即使發覺了我的改變，也未曾在在我面前皺過一絲眉，我被包覆在自以為天衣無縫的假象之中。

直到那一天，姬考擁著我在他懷中，低著頭正想吻上我的唇，突然間，軒門被狂暴的踹開，我看到面紅耳赤、滿臉青筋的帝辛，帶著充滿殺氣的眼神站在門外，門口的琴心與荷雪，像是昏迷的倒在地上。

當時，我只想到懼怕、不安，姬考感受到我的顫抖，將我摟得更緊，卻也更加觸動了帝辛的憤

怒，帝辛一步衝過來，強而有力的雙手將我與姬考分開，斯文瘦弱的姬考，怎堪得起帝辛揚手便是陣陣毒打，我與姬考原本緊緊交握著的手，就在失去力氣後分開。

帝辛的這雙手，曾經如此溫柔的撫著我，而如今，卻又如此強烈的撕裂我的愛情，將我自心愛的人手中分開；我淚眼矇矓的看著侍者將昏迷的姬考抬出，不顧一切的衝上前，卻被帝辛擋住，帝辛冷冷的對我說：「妳想再見他，就跟我來吧！」我流著淚，輕輕的點點頭，還抱著一絲希望，但願帝辛能憑著對我的那一點愛，放我與姬考自由。

帝辛領著我，走上了大殿，這原是女人的禁地，我不能明白為什麼，帝辛要把姬考帶來這裡，還有我，為什麼要讓我進來。

帝辛坐在他的王座上，示意要我坐在他的身旁，爲了能再與姬考回到西岐的那一點契機，我順從的坐在他身旁，此時的姬考也已醒來，帶著深怨的眼，看著摟住我的帝辛，帝辛充滿血絲的雙眼，與微揚的嘴角，都在宣告著他的勝利，我也不禁湧起些許的恨意。

看著姬考被五花大綁，當時的心情是一片空白的，質疑的是，是否真能與姬考再續情緣，帝辛似乎沒有一點，想要放過姬考的心意，一直到侍者推出了裝滿滾熱湯汁的大鍋，那冒著陣陣白煙的湯鍋，心中突然有一種預感，但又害怕成真。

帝辛突然張手摟住我，摟得好緊好緊，緊的像是個鐵箍，讓我無法掙脫，又不敢在眾目睽睽之下化爲煙雲逃出，我抬起頭看著帝辛，想告訴他這樣讓我難過，卻看到，帝辛冷冷的眼中含著笑意，從上揚的唇間，緩緩的吐出一句話：「丟下去。」我轉而看著姬考的方向，只見姬考毫無招架之力的，被丟進熱鍋之中，掙扎、平靜、飄浮、沸騰，一切都只在一眨眼間。

喉嚨在尖叫著、我知道，銀色的雙眸充滿了憤怒的閃亮，我掙脫帝辛的緊箍，衝向熱鍋中的姬考，熱鍋還在沸騰，侍者架著不讓我上前，我張手一揚，侍者便往兩旁飛開，此時，已不再顧及其他了，是人、非人、那又如何？有時人，還不如獸來得慈悲。

我舉起雙手結印，口中喃喃唸著：「吾於壇間向拜火，降灼天時冷凝霜。」自手中之印冉冉升起一團銀光，飛昇自大殿之上後，散開在大殿之中每個角落，室內驟然絳起飄飄大雪，瞬間將整個大殿結成冰宮，我摸著結成冰的大湯鍋，轉頭恨恨的看著呆住了的帝辛，眼神中想傳達的是，其實我想殺他多麼的容易，一直都是如此，只是我從不願這麼殘酷。

「救命啊！皇后是妖怪！」侍者驚恐、又連滾帶爬的狂叫聲傳入我的耳中，只聽見自己一陣冷笑，誰才是殺人的？救人的是妖怪又如何？都能毫不猶豫的殺死自己的同類了，難道還怕妖怪殺人？可笑的人類，可悲的人類。

我跳上冰涼的湯鍋之上，手指輕輕滑過冰塊，冰塊馬上溶成冰水，姬考的屍身也隨著冰水的溶解而開始載浮載沉，我跳入冰水之中，緊緊的擁著姬考的屍體，屍體已煮得潰爛了，面目也早已模糊不清，我將自己的生命分了一些給姬考，希望那能再讓他活過來，可惜人類生命的消逝與創造，原就不是我能力可及的，我的生命力只能讓他的屍身，變回原來飄逸瀟灑的模樣，但那羞澀清淡的微笑，卻再也不會展現了，手指雖亦恢復纖細有力的曾經，但迴響幽林的琴聲，卻永遠自世間消弭了。

飄雪的殿堂之中，唯一的熱氣，是來自於我的眼淚吧！是啊，我在痛哭，在心中某個很深很隱密的角落痛哭！溫熱的眼淚落在冰水之中，馬上被吸收同化，或許也正好隱藏著我情緒的濤浪。繼續站在這裡，我也不知道還能做什麼，又要如何面對帝辛，抱著姬考的屍體，我化爲一陣風，輕輕包覆著姬考，只想快速的飛離大殿，遠離那個被嫉恨矇蔽心智的暴君。

離開皇城後，我卻不知道該往哪去，茫茫然的心思，亂得理不出一點頭緒，想回到岐山，但抱著姬考又飛不遠，只好再化回人形，拖著姬考的屍身，一步一步慢慢走在朝歌的市井之中，即使因

姬考體內尚有我的生命力運作著，暫時無屍身腐敗的問題，但繼續這樣下去總有一天也會腐壞的，必須在那之前安葬，找尋安葬之所固然重要，但更加憂心的是，不論我用銀眼如何搜尋，就是找不到姬考的魂魄？琴心與荷雪也不知現在情況如何，讓我越發焦躁不安。

我用玉簪換來一臺拖車，推著姬考的屍體，在炎炎烈日下，漫長的走著，一步行、一步悲，渡過了孤寂的千年，心中積存的苦，卻不及這短短的一天；我淡淡步行在街道上，朝歌的市集很是熱鬧，聚集了許許多多的人類，許多傳來轉去的真實與虛偽，也都在這擁擠的地區流動著。

一些蠱惑的言語在這小小的市集中傳播、發酵，蘇后是妖物這件事，已很快的傳遍朝歌了，聽著人們口口聲聲傳罵著那諂媚、淫蕩的蘇后，彷彿帝辛所有的殘酷都是蘇后造成的，商朝的腐敗全該由一個未曉人世的妖女承擔，心中有些酸楚與不甘，但這並沒有什麼好在乎的，皇后之位不值得留戀，而且自己也未曾打算再回皇城，除了救出琴心與荷雪，我永遠都不想再進入那腥紅的禁區。

## 第七章【三界遺者】

人的生命就像曇花一現，生與死都在短短的一瞬間，即使不知生存的意義，庸庸碌碌便了卻；但我，為何不知自己因何而生，又何時得亡？

聽聞琴心與荷雪被處斬的消息，草草將姬考埋葬後，急忙趕回皇城的我，卻還是只能站在摘星樓底下，雙手摟著她們的頭顱痛哭，風吹得如此急，卻吹奏不出我心中的悲淒與痛鳴，夢醒得如此快，怎麼能捉得住失去的種種。

擁著她們的頭顱，我緩緩的走入摘星樓，短短的兩天，失去了三位最重要的人，痛與切，早已說不出口、無法形容了；是我的愛情害他們失去生命，是我的自私要他們陪我墜入地獄，不能抑制的眼淚，在心底漾成一片汪洋。

帝辛因我的離去而瘋狂，將整個摘星樓的宮女與侍衛全數殺害，現在的摘星樓就像一座鬼塚空城，既冰冷，又腥紅；或許，帝辛現在也許正坐在他的王座上蹂著腳狂怒，但我又能如何呢？我的恨！又該如何尋找出口？

站在有著我與姬考美好回憶的棲鳳軒外，耳邊不自覺得響起過去的音律，卻再也舞不起輕盈的腳步，被血染的心與衣，像木樁釘住般沉重，明明不敢在鳳軒多做停留，頻催促著自己必需快步離開，無奈腳步卻越來越沉重，心中敲擊著的怨念，痛恨自己的軟弱與無能，在此刻更加明顯；我可以感覺得到琴心與荷雪就在我身旁，她們的魂魄並沒有離我而去，但是姬考呢？他恨我了嗎？不願與我相伴了嗎？

棲鳳軒之鄰房，便是我的寢室『景鳳軒』，我倚在軒門外，悽悽的看著帝辛所送的九色鳥，或許是我與帝辛皆已無心飼養著牠，九色鳥如今已不復初來時的豔華，不但骨瘦如柴，更是毛色黯淡脫落，眼神無光，牠也正用著無奈的眼神看著我；我心想著，帝辛說過你是神的使者，那麼，神秘如九色鳥啊！你該當知道，當一隻狐學著成爲一個人時，牠該當做什麼吧？我在心中暗問著。

「汝很恨吧！恨商帝？恨天意？如果恨了，就該想辦法把恨了結，相信自己，汝有能力改變一切的，就這麼把商朝滅亡，就隨汝之心意把天意顛覆吧！」一聲沙啞虛弱的微音響起。

我抬頭望向四週，空無一人的景鳳軒，是誰在說著這般悚然的話語，空寂的大廳，除了記憶中，我與姬考在此共飲時的身影，就再無他人。

「是吾，九色鳥，亦可以叫吾『九尾雉雞精』，但吾特別准予汝稱呼吾之名，汝就稱呼吾爲『彩

煉』吧！」我吃驚的看著五色鳥張口吐出人語。

「汝詫異什麼，汝不也是一隻會說人話的狐，難道鳥就不能說人話嗎？」自稱彩煉的雉雞精拍拍翅膀，抖抖精神，自顧自的說著。

我沉默著看這齣奇怪的表演，不能明白究竟爲什麼，牠要對我曝露身份，又說出方才如此驚人的言論。

「你是誰？」我重複著心中的問題。

「那麼汝又是誰？」彩煉也隨口反問。

「我想應該是隻狐，但我當過人，也像陣風。」我輕輕思考著許多似是而非的答案。

「汝不是一般的狐，也不會是個人，更不是一陣風。」彩煉很快地反駁我的答案；見我眼神中的疑惑，彩煉虛弱的閉了閉眼睛，張口道：「汝與吾同樣，都是三界遺者，非神、非妖、非人。」

「那麼我是誰？三界遺者又是什麼？」這可笑的疑問，卻是我想了千年的謎題。

彩煉清清喉嚨，盯著我看了許久後說：「汝的本質應該是仙吧！但是不知爲何沒有進入神界？也未墮入妖群，反而是進入人間，這違反了一般仙者的定律，但汝也未因此遭受追殺，真是奇蹟啊！」

「你也是嗎？」或許是好奇，又或許是想尋找有著相同命運的同類。

「或許是，但也不是；吾本爲神族，跟隨女媧煉石補天，卻只因爲貪戀彩石耽誤了工作，就遭受封形這種嚴厲的處份，自千年前靈魂被封印在這雉雞的體內後，就一直以雉雞的模樣活著，空有一身法力，卻只能這樣了卻餘生，恨吶！吾好恨！在吾這身體即將破滅之前，吾要用僅存的力量詛咒商帝，就是因他起了貪念，將吾捉之來此，害吾不能吸食日月靈氣，即將魂消魄滅矣；怨吶！吾更怨！吾要用最後的生命爲天界種下毀壞的種子，要把死亡之氣降臨於世。」於彩煉沙啞的喉嚨中，激烈地吐出這一連串的怨言恨語。

「我現在帶你出去曬日光，那麼你就不會死了！」我天真的想著。

「哈……咳……咳……現在已經太遲了，吾已經太虛弱了，汝想救汝之姐妹們嗎？」彩煉站得有些歪斜，也許真的時日無多了；我急切的點著頭，太想、太想了，想得可以不顧一切啊！

「那個叫荷雪的小姑娘，前世與吾有過數面之緣，吾魂滅後，靈魂有三天的時間尙聚合著，汝可以將荷雪姑娘之頭與屍身，置於吾之屍身旁，唸咒助她吸取吾之靈魂，待吾靈魂與荷雪之魂完全聚合，便是這小姑娘重生之時。」我撫著荷雪的頭顱，滿懷期待的聽著這逆天的回生之術。

「琴心姑娘與吾無緣，吾之靈魂亦於她無助，但倒是知道個東西可以幫她。」真希望彩煉說話能快些，我已等不及要知道了。

「還記得前些日子，商帝送汝的玉石琵琶嗎？」我搖搖頭，那時我與姬考正在熱戀之中，帝辛送我的東西，早就拋在九霄雲外了，怎可能記得什麼玉石琵琶。

「那是補天所餘之五色石所雕而成，蘊藏靈動的白石在千年粹煉與日月精華滋養下，充滿著強烈但溫和的靈氣，更是晶盈透美啊！吾亦便是爲了追尋此白石，才不慎被補捉，淪落至此地步。」彩煉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後，繼續說著回天之法：「將琴心姑娘之血灑於玉石琵琶之上，然後將琴心姑娘屍身置於玉石琵琶下，並唸咒幫助琵琶吃食屍骨，七七四十九天後，若是靈、體結合成功，會有汝想要的結果的。」彩煉說完後，搖搖晃晃的倒了下來，躺在籠子之中奄奄一息，卻仍喃喃碎唸著：「汝可知道，荷雪姑娘的前世可不是平凡人呢！美得猶如五色石般，是唯一能讓吾爲之瘋狂、心醉的人類女子，汝可知道她是誰？聽過前朝皇后，施妹喜嗎？美麗的妹喜啊！讓吾心醉的妹喜啊！吾就要與妳結爲一體了，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」看著彩煉在自己沙啞的笑聲中失去了生命，我徵得荷雪魂魄的同意後，便急忙將前往摘星樓前，抱回荷雪與琴心的屍身，再回到景風軒，將荷雪

的頭與身體用絲帶綁合接好，放置在彩煉屍身旁，運起全身靈氣，唸著彩煉所教導之迴天禁咒：「吾以日月煉形，令神鬼速退卻，此將度命延生，魂魄聚首化爲精，息息不盡。」靈氣化爲咒文，飄散在整個景風軒，金黃色的光芒有些柔和，卻又透著幾許刺眼，金色咒文緩緩化爲金粉籠罩著荷雪與彩煉的屍體，荷雪的魂魄也在金光籠罩之下被回歸自己的身體。

我急忙再去收藏寶物的『聚珍館』，那是收藏帝辛賜給我物品的地方，我向來不愛奇珍異寶，許多東西連自己都沒印象，只好憑著對靈氣的感應，在斗大的聚珍館尋找玉石琵琶。

很快的，就在角落發現一道溫柔的白色靈氣，輕輕飄流在一個黑布覆著的木盒上，我連忙掀開木盒，刻功精巧細膩，大約只有三個手掌大的白玉琵琶就在眼前，淡淡的白色靈氣在琵琶之上若有似無的飄浮著，必是五色石所刻製而成的白玉琵琶錯不了。

回到景風軒，我將琴心屍身上僅存的暗黑色血液，灑在琵琶上，琵琶竟像個海綿，肆無忌憚的大口吸著琴心之血，我有些害怕，開始覺得不安，但並沒有停止手上的動作；自私是一個很可怕的行爲，此刻，我正被自私控制著心念與良知，就算知道這麼做會改變天命，還是一意孤行。

琵琶很快的便將琴心的血液吸得精光，將琴心的頭與屍身用絲帶接合後，我咬著牙，剖開琴心的屍身，將白玉琵琶放在臟器之上，琵琶開始用很快的速度吞食著琴心的屍體，我不忍看，只得滿懷歉意的看著琴心之魂，琴心的魂魄看來有些痛楚，或許是融合的方式過於激烈，但仍勉強含笑著向我道謝，然後緩緩的走入白玉琵琶之中。

我繼續運起氣唸著迴天禁咒：「吾以日月煉形，令神鬼速退卻，此將度命延生，魂魄聚首化爲精，息息不盡。」我將手放在琵琶及琴心之上，自我口中吐出的迴天禁咒，化爲金粉灑落在兩者之間，雖然沒有加快琵琶吞食的速度，但或許可以幫助琴心與琵琶的結合，要七七四十九天，這段期間若讓其他人看到就前功盡棄了，幸而摘星樓現在形同鬼樓，既不會有人想一探，帝辛也無心再來，但仍要阻擋一切可能。

入夜，我走上摘星臺，雙手結印，口中唸著：「百里之靈該當速應吾之喚，承吾之名，爲吾之業，不得有二心。」藍光自手中激射而出，飛散入帝城的每個角落，我知道這麼做會有什麼後果，就要墮入魔道了吧！但無妨，這是滿腔恨意唯一的出口了，我要向命運報復，亦會是毀滅商帝國的最好方式，既然命運要安排我墮入魔道，那麼就墮落吧！自姬考飄浮在大鍋上的那一刻起，我的恨意就已滿盈，更因琴心與荷雪之死而無法抑止。

想著這些事之時，很快的，四面八方湧上的怨魂與妖靈聚集至我面前，都在謹聽差譴，小小的摘星臺，被這數萬妖魂包圍著，更顯得詭譎妖異，摘星樓的天空也湧著奇異的藍色漩渦，像要吞沒整個朝歌，這是我的野心與自私造成的漩渦，它要吞食朝歌，也想吞食著我。

我看著四周滿滿的怨靈、幽魂、妖邪、魍魎，他們都是對商帝國有怨懟之魂，因我所令，受召而來，以摘星臺爲中心，對著天地淒厲號叫，我以清靈的銀眼看著這可怕的場景，竟發現自己在微笑，而且是打從心底的冷笑著，想著就要把這一切的錯誤導正，心中不由得感到快意，愉悅中，又漾著一絲悲愴，就算喚回了琴心與荷雪之命，姬考呢？姬考究竟在何方，爲何我已回到皇城，亦不肯現身見我，是怕了？懼了？怨我了嗎？但就算姬考之魂現在站在我面前，我又該當如何？失去了彩煉的幫助，我能再逆一次天，再續一次命嗎？

## 第八章【覆商之芽】

黑暗站在高塔唱著歌，恐懼的耳語將重新喚回已消弭的真實。

一切已沒有回頭的餘地了，眾邪魂已承我之名，在殷商各地散發死亡之氣，再也不能停止了，我亦回到了帝辛身邊，既然已決定走入魔道，心裡就再無顧忌，當遺忘的咒文從我手中散發開來，皇城中便再無人記得，我曾離開過、曾經在大殿中使用法力，妖靈化爲摘星樓侍從，填滿了摘星樓失落的那一段，亦爲我保護著正在重生的琴心與荷雪。

我讓帝辛以爲，這失蹤的數天，我是回鄉省親了，當然也讓他忘卻我與姬考的一段情，但我卻不讓他忘記烹煮姬考這件事，這是恨怨的來源，當然要他也好好記住，當我要追討回來時，帝辛就再無資格喊冤，而喜怒無常的帝辛，原本就經常無端殺人，倒也不曾細想爲何殘殺姬考，卻還留著那口大鍋，與鍋中殘留著姬考血肉的湯汁。

姬考的父親，西伯侯姬昌，還被監禁在羑里的天牢之中，必須要救出姬昌，這是唯一我能爲姬考做的事了。

我向帝辛求情，請帝辛放過姬昌，帝辛原本面有難色，我知道，喜愛血腥的帝辛，必然在盤算著他所認爲有趣的制裁方式，折磨姬昌後再放人。但這樣不行，我在心中對姬考承諾過，要他的父親平安回到西岐，絕不能有任何損傷。於是我提了讓自己，也讓姬昌最痛苦的方式，要姬昌喝下烹煮姬考的湯汁，以示忠誠；看著帝辛開心的拍手叫絕，欣然接受這樣的提案，我更進一步的要求，必須由我親自去執行，帝辛亦爽快的答應了，我的心中在滴血，但這已是惟一，惟一可以讓姬昌完整無缺回到西岐的辦法。

揮去侍從，我獨自一人端起溫熱的湯汁，手在抖著、心好痛，淚也流了不少在湯水之中吧！看著湯碗中，淚與血肉的融合，能不能爲我證明，那曾經愛過的痕跡與傷痛，腳步緩緩前進，通往天牢那長長的地道，昏暗的四週，充滿了死靈的味道，在這之中，有沒有我的姬考呢？

走到了牢底，見到了姬考的父親姬昌，雖已是遲暮之年，眉宇之間依稀透著與姬考相似的英氣，讓我的堅強不知不覺崩潰，淚水如洪水般決堤，哭倒在姬昌跟前。

姬昌靜靜的看著我，或許正在等待我的解釋，我默默的抬起頭，向他解釋姬考已死，我手上這只金碗中的湯汁，便是姬考的血肉所烹煮，只要他喝下這碗湯汁，就可以得到釋放。

總是經過大風大浪的人物，姬昌雖面有悲慟之意，但情緒上卻感覺不出有太大波動，只是冷靜中帶些哽咽的問我：「身爲一國之母，爲何是娘娘您親自端湯前來？」語氣中帶些質疑與不滿。

「這是我的主意，是我要求帝王讓你喝下這碗肉湯。」我強忍著淚水，說出最痛的解釋。

姬昌的表情有些憤怒，但很快的又平息下來，他是個不簡單的人物，雖有著與帝辛相同的陰沉，但姬昌更加冷靜，也更加有條理，有著成爲王者的胸懷。

姬昌接過金碗，不發一語的凝視著碗中的波動，和緩的問我：「娘娘提這殘酷的方式，有理由，對吧？娘娘跟伯邑考之間，似乎不單純。」

我靜靜的點點頭，說道：「只有這樣，才有可能讓你全身而退，伯邑考因我而死，我必須保你周全，才算對得起伯邑考。」我想略去我與姬考之間的情感，但很顯然我的偽裝，對這位歷經風霜，又善於筮卜之術的老者並沒有作用。

「娘娘對伯邑考有情？而且甘爲他的死，覆商滅朝？這令老朽萬分感動，伯邑考既是爲情而亡，人生有情，就已值得，但娘娘這麼做會造成多大的傷亡，這些顧慮，娘娘您可想過？」姬昌雖悲慟得全身發顫，仍力持像個和藹的老人，輕輕的問著。

我當然知道會造成多大、多嚴重的傷亡，但不想承認，便岔開話題問道：「你爲何知道我想滅商？」

「老朽昨夜心有所感，爲商朝國運卜了一卦，離下坤上，是地火也，業障之火漫延，恐已是避



之不去，而這一切，乃由離坤晉卦為源，此一晉卦乃主陰女得志之象，必是女子主導燹火，且正在等待機會，放眼天下，除了娘娘，還有哪位女子有此能耐？」姬昌忽然停口，想必是在觀察我的神態，要我自己承認野心。見我依然沉默不語，又道：「若真是娘娘，便請求娘娘為蒼生著想，放棄復仇，放棄情愛吧！」姬昌溫和的眼神，帶著嚴厲的色彩，我知道他想勸服我，但是我怎能甘心，不甘啊！姬考的死狀，還在我的腦海盤旋、我的懷中，還有染著琴心、荷雪兩位妹妹鮮血的手絹，怎能甘心、怎能放棄，這染滿鮮血的皇城，該滅、該毀滅啊！

其實早在第一眼見到姬昌時，就知道自己更改不了天意了，天意便是要我覆商，要我扶助姬昌為王，因為他是姬考的父親，上天知道，我不會倒戈的；但這多卑劣，我像是被天意操縱著的玩偶，喜怒哀樂都由祂安排，逼得我入魔道，還要為祂們賣命。

我咬著牙，說道：「不可能，我早已下定決心，滅商已是決定之事，西侯不必再勸說，倒是西侯，你有天象之命。」我認真的看著姬昌，急切的勸告他：「如此之命，怎可甘於作為殷商之朝臣，對一個不愛惜賢臣的帝王，搖尾乞憐。」姬昌雖恨意滿盈，但仍耿直忠良，依舊不為所動，我不得不透露天機：「上天賜予天命，只要西侯能安然回到西岐，必能得將才，遇賢仕，為西侯打江山，輔新朝，西侯怎能自己將前之路封閉。」

看看姬昌未有表情，我繼續說道：「小女子亦對天地之象略有所涉，西侯乃天命所歸，這是既定之事，但看西侯你是否願意去承接。」姬昌是對於卜筮之術極有鑽研之人，或許將他所卜算的卦象另解，可以勸服他：「地火明夷之卦或許可解釋為商朝之命運，將因女子而步入黑暗，但若是西侯願受天命，轉為己身之力，那麼明夷之卦亦可解為，西侯以堅毅之能，破除難關之卦；卦為易，易為變，卦可變，解法自然也可因情勢而異，以西侯之能，必也明白這番道理。」我努力反勸服著姬昌，姬昌也感到迷惑了，心意似乎有些動搖，若能說服姬昌反商，這是好事，不但順應天命，也幫了姬考，更是解除一切恨意的最好結果。

姬昌默默的點點頭，一句話都不說，靜靜的將手中已冷的湯汁喝完，我想，那是苦的吧！痛的吧！也許每一口都錐著喉嚨發熱，我不敢想……不能再想……

看著姬昌喝完肉湯後作嘔的模樣，我很抱歉，但又不得不如此，這命運的潮流不停的推擠我們走向痛苦的每一步，而且沒有回頭的餘地。

我向帝辛回報，且不停的推崇著姬昌的忠心耿耿，為了商朝、為了帝辛，連兒子的肉都能吃，這般忠臣，怎可再疑異心。

說得帝辛心花怒放，不但放走了姬昌，更加官晉爵的將之封為西文王，離滅商之日，又更近了一步，就要開始我所主導的命運了，但我冷眼看著這一切，無喜、亦無樂，只是靜靜地看著這世界的轉動、破滅。

已成妖邪聚所的摘星樓，如今夜夜笙歌，帝辛的放縱，在我的引導下已越趨完美，美酒成池、懸肉為林，由各地搜羅而來的男男女女在酒池肉林間，舞動一絲不著的肉體，做著各種淫穢的動作，帝辛坐在看台上，喝著頂級的美酒佳釀，欣賞每夜上演的春宮秀；妖靈之氣，更引動著帝辛的淫心浮動，每晚只想在摘星樓縱慾狂歡，原本壯碩的身材，已開始精枯神槁了。

這夜，我帶著微笑，別過漸漸精神萎靡的帝辛，走下摘星臺，心中想的是，漫長的七七四十九天已過去，兩位妹妹的回歸日期將至，愉悅的心情，佔滿心中每個角落，這一刻，是這些天來，唯一可以忘卻仇恨的時光。

我站在景鳳軒中看著金光中的兩位妹妹，彩煉的屍體已枯萎乾化，金粉籠罩著的荷雪，臉色卻紅潤得如同睡著般，但荷雪已不是荷雪，她變得很美，原本就姣好的容顏，變得更加細緻柔白，身材更加玲瓏嬌巧，五官亦變得立體細緻；她是荷雪，但也不是荷雪，我想起了彩煉的話，她是施妹

喜，前朝那命運堪憐的絕美皇后，因九尾雉雞精的法力而回歸，那過去走上與我相似的路途之辜魂，又在今日的商朝，重新覺醒，莫非也是天意的安排？

白玉琵琶亦將琴心的屍身吞食、融合，溫潤純白的白玉琵琶，透著一抹粉紅，就像琴心的模樣般嬌羞，我知道，融合成功了，琴心就要回來，雖然，亦不是原本的琴心。

看著荷雪，或者該說是施妹喜，從金光之中搖搖晃晃的站起來，她張開眼睛凝視著我，就像剛從一場深沉的熟睡中醒來，朦朧的眼光中含著笑意，輕輕的對我說：「姐姐，讓妳擔心了。」然後深深的打了一個揖。

溫柔懂事的荷雪，除了容貌外，似乎一點也沒變，我這樣的想著。

「這些天，我一直作著一個很長很長，不曾停止的夢，夢中，我是皇后，歷經了喜怒哀樂種種劫難後，病死於放逐之地，這些痛苦與悲哀就像真的發生在我身上一樣，隨著夢境中的女子笑與哭；姐姐，我想，我是死過的人了，總不方便再以蘇荷雪之名行走於世，不如就改為夢中女子之名吧！就叫我施妹喜，如何？」荷雪柔靜地說著她的想法。

「不行，那並非只是個夢境，前朝末位皇后的確就叫施妹喜，這是個禁忌之名，雖已過了數百年，但畢竟是亡國皇后，若使用這名字，恐怕會招來麻煩，不如，就叫施喜媚吧！將名字稍稍換位改字，應該就不會有問題了。」果然，荷雪還是透過夢境，知道了前世因緣，只願，她別因此步上魔道，墮入我的後塵。

在我們交談當時，另一方面，白玉琵琶也躍動得厲害，琴心的臉慢慢地由白玉琵琶中浮現，膚若白玉、又如凝脂，半身琵琶半身人的琴心，在白光與金色咒文夾雜中，緩緩的將另外半身琵琶化為人身；爽朗的琴心，此刻猶如珍珠般白晳耀眼的站立在我與喜媚面前，水翦雙眸慧黠靈動的看著我們，巧笑著說：「姐姐、荷妹，我回來了。」

日思夜夢的日子終於來臨，荷雪與琴心再度回歸人世，但除了喜悅之外，亦有些略的不安，如今的她們，已成為與我相同的三界遺者，這些能量能撐得了多久、何時會受到天界的追補都未可知，心頭慌啊！卻也不由得笑了！我們不就是一直都是如此嗎？在渾濁無光的朝歌中，度過不敢計算明日的每個日子，自不平穩的心情中，學習珍惜每一天的勇氣；不同的是，我們現在更有主導一切的能力，即使只有這小小的皇城，也是屬於我們的舞台，天界既敢要我們受應天命，我們就以天為名，將這恨意與怨氣釋放。

## 第九章【混沌初開】

雖說浮雲蔽日終有時，若是帝心已朦朧又該當如何？

沉醉在溫柔鄉中的皇帝，早已失去了自制的能力，不停的渴望著絕色美女，在捱不住琴心的要求下，我引領重生的琴心，前來拜見帝辛。

「美人，妳叫什麼名字啊？」帝辛枯槁貪婪的雙眼，直直盯著琴心瞧，拖著她下巴的手，更是止不住的撫摸琴心雪白細嫩的皮膚。

琴心落落大方的一笑，細聲道：「拜見帝王，民女姓玉名琵琶，是蘇皇后的表親，自小崇敬帝王，日前皇后表姐回鄉，禁不起琵琶一再懇求，這才答應讓琵琶一見帝王尊顏。」一雙勾魂媚眼，說話之時，也不停的在情勾帝辛，將帝辛的情慾完全撩起。

帝辛喘著氣，一把將柔弱的琵琶抱起，放在身後的軟墊上，隨即將琵琶與自己的衣服脫去，開始粗野的侵犯她，原本想阻止，可是竟看見琵琶臉上漾滿笑意，我不能明白琵琶的用意，只好暫時拜退。

回到摘星樓後，便與喜媚一直在棲鳳軒等候琵琶，一連數月，尙還等不到琵琶歸來，我一直希望重生後的琵琶、喜媚，她們能夠離開帝宮，離開朝歌，原本喜媚在我的勸服下已答應，只待琵琶歸來便要一同離開，然而琵琶卻一直遲遲未歸，叫人好生著急；而帝辛亦已數月未處理朝政，摘星臺上無日無夜歌舞狂歡，凡是來勸帝王上朝者，一律視爲異己處以庖烙之刑。

過去的帝辛或許殘暴，卻是個至誠至情之人，殘忍或許來自天真，但有更多的原因是教育，自小被教授該如何成爲不怒而威的帝王，將帝辛的童年壓榨得不許一點天真，但也因爲如此，成長後的帝辛更加保有天真，不幸的是，他的天真只讓他懂得予取予求的貪婪。

帝辛也曾是個對孝道極爲尊崇的帝王，他十分信任、尊敬自己的伯父『比干』，而比干亦是對商朝盡心盡力，讓人民不致因爲帝辛的殘暴而唾棄商朝、反抗帝王。

在帝辛的繼位之路，有個長滿刺的絆腳石，他是帝辛的兄長『子啓』，仁慈賢孝、能德兼具，深受百姓愛戴，在老臣之中，有非常多的能臣支持子啓繼位；當年的太子辛之所以能夠成爲太子，乃因皇后生子啓時，尙未成爲皇后，只是一個略爲受寵的小嬪妃，而辛則是她榮升皇后之後所產下的，只因母親一時的地位之差，讓原本是兄長的子啓，永遠矮成爲太子的辛一截。

子啓是個敦厚善良的人，即使帝位被弟弟所得，依然對弟弟愛護照顧，帝辛是敬愛著兄長的，外界的風風雨雨似乎無法破壞兩人之間的兄弟之誼，子啓雖被封爲「微王」，但在帝辛的要求授意下，並沒有被外放至領地，一直留在朝歌，在朝政上對帝辛產生許多助益，帝辛對子啓的依賴當然是外人難以相信的，兩人之間互信互愛，原本該能就此將商朝發揚光大，變數卻在此刻悄悄上演。

擔心著琵琶的喜媚，總憂心忡忡的站在摘星臺外窺視，與時常等候在摘星臺外，憂國憂民的子啓，經常相遇；時日一長，兩人竟相互意愛，但兩人皆是害羞心性，雖有愛意在心頭，卻不敢言明，然而此時的喜媚，已被帝辛迷失心性的雙眼看中了，清秀典雅的喜媚，與野豔嬌媚的琵琶，是兩種完全不同的類型，喜愛嘗鮮的帝辛，趁著琵琶前去休息，派侍從召來喜媚，喜媚怯生生的走向帝辛，更讓帝辛勾起了征服的慾望，正當帝辛欲染指喜媚時，卻被微王子啓衝入內堂擋下，子啓並告戒著帝辛：「帝王，您已數月日不上綱，夜不休眠，如今民怨四起，請儘速處理，免得造反啊！」

帝辛看著兄長如此正色嚴詞，一番興致都給打斷了，臉色一沉，拂袖離開摘星臺。

子啓扶起臥倒在地，淚眼汪汪的喜媚，交待她：「姑娘，摘星臺這是非之地，不是妳該來的地方，快離開皇城吧！能走多遠是多遠，最好離開朝歌，免得受到商帝折磨。」

姬昌獲得釋放後，回到西岐馬上暗中招兵買馬，並在很短的時間迅速壯大；帝辛卻只顧著在酒池肉林中醉生夢死，忠臣之中，敢進言的已被帝辛殺光，連相商容，亦被砍頭示眾，就算再有忠心之臣，也無人膽敢進言，只得躲著搖頭嘆息；許多曾立下汗馬功勞的大將軍，也因對殷商心灰意冷而帶軍叛變。如今的帝辛身邊，只剩下搖尾的奸臣，與諂媚的琵琶，昏朦的帝心，自然沒有能力發現情勢變化，就算發現了，也會被琵琶的嬌聲細語迷惑得無法決斷。

帝辛摟著琵琶來景鳳軒見我，要我下牒子，將琵琶封爲貴人，琵琶指著牒子嗔道：「皇后姐姐，這玉字不好唸，把玉字旁的點拿掉，改成王貴人可好聽得多。」我看著帝辛，帝辛也點頭稱是，便將牒子改爲王貴人，心中卻是對帝辛的昏庸感到無力與悲哀。

我明白琵琶的用意，她在告訴我，若能操縱帝辛得到實權，便是稱王，這也是當初我計劃中的一步，只是沒料到會是由琵琶來完成，個性沉穩大方的琵琶，做的比我好得太多，是我有著太多顧慮與擔憂，雖不願讓琵琶這般犧牲，但感覺得出她心中的喜悅，我也就只好再多說什麼。

子啓的建言，雖奏效了一陣子，帝辛總算是恢復了一些上朝的時日，但並不長，很快的就故態復萌；直言的子啓，在帝辛所謂「無風起浪」的罪名下，被打了五十大板。臥病在床的時間，喜媚經常的去探望、照顧，剛開始子啓十分抗拒，並要喜媚快離開，但喜媚總是柔柔的笑著，爲不能動的他輕敷傷口，很快的，子啓便被喜媚的溫柔擄獲，兩人雖相差了十來歲，但並不影響彼此的情意。

這段時間中，姬昌若有任何動靜，皆會派密探傳書於我，而我也會將朝歌狀況回報姬昌，現在的西岐，有善兵法、識淵博的呂望，和饒勇善戰的殷商叛軍黃天虎等眾……看來，一切皆已上了軌道。

很快的，姬昌進行了第一次的叛亂行動，首要便是攻擊商朝駐外僅剩的忠臣——北伯崇侯虎的領地，順利打下北領豐邑後，趁著氣勢如虹，再侵朝歌，可惜如今的帝辛雖昏庸，但擁有數百萬大軍的商朝仍不可忽視，百萬大軍壓境下，只有十數萬兵力的西軍節節敗退，西伯姬昌吃下一場大敗仗，吃下敗仗的姬昌，竟就此一病不起，隔年便因病辭世，立姬考的弟弟「姬發」爲王，自立國號爲周。

帝辛雖王位不受動搖，卻已感不安，疑心與這陣子對微王的不滿，漸漸湧上心頭，開始大動作的打壓與攻擊微王子啓，忠心的子啓卻仍一心一意幫助帝辛處理朝政。

那是個亦灰亦橘的黃昏，喜媚捧著水碗，站在窗臺邊唱著輕柔的蘇謠，碗中水波漾起游龍，附和著喜媚的歌聲、我的舞步，若隱若現的流竄著。突然間，琵琶匆匆奔入景鳳軒，急躁的搶下水碗，對喜媚輕聲吼道：「快帶微王離開王城、離開朝歌，越遠越好。」琵琶略略停頓了一下，又想到：「對了！將支持微王的將領都帶回領地『鄒』，回去之後重兵戒備，不可離開，快去告訴微王。」看喜媚猶然愣住不動，琵琶重重的推了喜媚一下，將喜媚推出門外；喜媚這才會意過來，雖不明白原因爲何，但她相信琵琶必有理由，她必須儘快趕去微王府。

喜媚站在摘星樓底，望著澄灰色的天空，嬌柔輕妙的一迴身，輕輕舞動身上的薄紫輕紗，輕紗將她身體整個纏繞住，瞬間，紫紗又輕巧的褪去，一隻豔美、色澤豐潤的九色鳥衝出紗衣，只留下輕柔的紗衣空蕩蕩的飄落在地上。

看著喜媚化成九色鳥，急速飛向微王府，琵琶鬆了一口氣，靠在雕著風鳥紋飾的銅椅上大聲喘息，我問道：「帝辛有動作，要對微王出手了嗎？」琵琶不答腔，我知道我猜得沒錯：「現在喜媚要是帶微王離開朝歌，還有多久的時間？」琵琶喘著氣，望向我，說道：「如果帶將領叛逃，大約只有不到一天的時間，因爲帝辛很快就會接到消息，並做出反應，但若是只有他們兩人逃走，我應該還能將帝辛再拖五天以上。」

「那麼……爲什麼？」我疑惑。

「商帝目前還掌握著江山，他們倆是逃不掉的，只有掌握兵權，讓帝王心存顧忌，不敢輕易殺入，才能確保未來，等待推翻之日。」琵琶冷靜的做出分析。

寂靜的景鳳軒，只有案上的水中遊龍，依舊若隱若現。

## 第十章【戰火連綿】

戰火綿延，臣民何辜爲君王之庸受累？

喜媚焦急的看著子啓，忍不住淚如雨下，哭倒在地上，哀聲求著啓：「啓！求求你，我們快

走吧！再不走就要來不及了。」

「爲何急著離開殷城，要離開至少也得跟大王先行告知，才是爲人臣子之道。」子啓正色對喜媚嚴聲說道。忽然，外面一陣鼓譟騷動，下人急報：「啓稟微王，方弼、方相兩位將軍與保相率領大軍在微王府外集結。」

方弼、方相兄弟，兩人都是商朝的護城大將，與駐紮外地的陳塘關鎮關將軍李靖、三公之一的保相祖尹，共同在暗地支持微王正位，聽到帝辛即將對微王動手後，我急忙趕往校場通知方氏兩位將軍，煽動他們帶軍反叛，護佑微王回歸鄒邑領地，並假藉子啓名義，飛鴿聯絡李靖將軍前往鄒邑接應。

帝辛遲早會對子啓痛下殺手，這是朝野內外皆毫不懷疑之事，叛離商帝這樣的事，方氏兄弟與祖尹也是早有此意，只是苦於微王本身並無防範之心，也不願猜疑自己的親手足，導致支持微王的派系人馬遲遲不敢動作，如今得知帝辛已有殺意，雖然依然存著許多疑心，但儘速帶走微王是迫切之事，自然得先信我。

待子啓一踏出微王府，大軍便團團擁上，不容分說的就將子啓與喜媚拱上車，子啓原欲跳車，卻被喜媚拉住，喜媚眯著眼對子啓吹了一口香氣，不消半刻，子啓就昏沉沉的睡倒過去；數十萬大軍就這麼浩浩蕩蕩的趕離朝歌，因方氏兄弟帶走了大半的護城軍，剩餘的護城軍無力可攔，也不敢攔，出城之路簡直暢行無阻，我坐在靠近朝歌的雲端，看這著一幕，心頭著實放心了不少。

而前往鄒邑的路上，行經許多商朝領地，因子啓素有賢慈之名，吸引了路途中不少的領主投誠，微王軍越來越壯大，到達鄒邑之時不過三天，卻已是擁有千萬大軍的龐大軍團，加上擁有才智出眾的祖尹佈署調度，鄒邑在三天之內，嚴然成爲一股新勢力。

此時遠在朝歌的帝辛，因受到琵琶牽制，直到勢態嚴重方才得知此事，氣得直跳腳，原本這個暗殺計畫，就只有少數心腹知曉，多疑的帝辛，急忙衝上金鑾殿，以商討政事之名義，召回對商朝忠心耿耿，並且屬於自己派系的兩位叔父『比干、胥餘』，要兩位叔父示誠與調兵，幫助自己攻下鄒邑，比干一向就是熱血直腸，這等兄弟相殘之事，當然令他極爲不悅，不停的建言請帝辛以懷柔之策安撫微王軍，我坐在帝辛身邊，也不由得爲這忠肝義膽的愚臣感到捏把冷汗。

果不其然，帝辛冷冷的丟出一把匕首，對比干說：「把心挖出來，讓我看是否夠忠誠，就聽你的。」原本帝辛就不是真爲了調兵之事才召來兩人，而是他疑心此事是由兩人主導，與微王共謀，忠言逆耳只是更增添帝辛猜疑。

比干真以爲只要自己犧牲，帝辛就會聽他的話，不再手足相殘，便壯烈的用帝辛拋出的匕首，劃骨掏心，可憐的老叔父，就這麼橫死金鑾殿，更連累了自己的兄弟胥餘；胥餘原本想藉著看到比干慘死，裝瘋脫罪，但帝辛已殺紅了眼，雖未當場殺害裝瘋的胥餘，卻將他關入天牢之中，凌遲至死。

解決了兩位勢力龐大的叔父，帝辛就更加無人可管，如今的帝辛身邊，只剩相費仲是真心爲帝辛設想，可惜懼於帝辛的兇殘，已是不敢再上疏直言。

比干與胥餘原本掌握的兵權與派系勢力，也隨之瓦解，多數兵力與人才前往西岐投靠周軍，部份對殷商仍有期待的勢力則投入鄒軍麾下，商政權歷經如此沉重打擊，已是岌岌可危，周軍又打著愛賢惜才之名廣納良仕，許多對商朝感到絕望的隱仕、能臣盡皆投靠其中。

情勢越是不利，帝辛就越加的暴躁易怒，似乎唯有琵琶的開朗清爽，才能讓帝辛一笑解千愁，有時我也不懂，琵琶究竟是想毀掉帝辛，或是只是單純的想陪伴他；而帝辛也愈來愈少來景風軒，

或許是我表現出的冷淡與嚴厲，讓帝辛望之怯步吧！這樣也好，他沉醉在琵琶的溫柔鄉之中，我就有更多的時間讓西岐做準備。

朝歌及其附近的城鎮，皆因邪靈作祟而遭受瘟疫侵襲，原本興旺繁盛的首都，如今幾乎成爲一座廢墟，四處是哀號遍野的疫病患者求救聲，這疫病看來似乎是可怕而無解，實際上，這乃是邪靈聽從我的指示，讓說謊者嘴上長膿瘡，偷竊者爛了手，強盜者癱了腿，所以病者並不值得任何人同情，但這同時也代表著，這繁華興盛的皇都，實際上是罪惡之淵。

姬發因姬昌病逝，且意識到自己本身的實力不足，沉寂了數年後，終於又再發動了一次規模龐大的戰爭，姬發並不如姬昌這般慈善，所到之處戰火連綿，攻城掠地毫不留情，造成慘重死傷，幸而姬發身邊，有以呂望爲主的許多賢士，爲姬發爲善，以散佈其賢德之名，助其稱王之路，這不僅僅在當時廣爲流傳，甚至在數千年後的今天，似乎依然爲人津津樂道。

當戰爭延燒到了王城，數年來積弱不振的殷商殘兵，怎麼抵擋氣勢高漲的周軍，很快的整個王城便被周軍打下，帝辛被迫帶著琵琶與我，以及爲數不多的殘兵狼狽的逃向逐鹿之野，才稍做喘息，姬發就已帶著大軍殺入逐鹿之野，看著帝辛驚恐慌亂，我微微的冷笑，對著帝辛說：「是的，天子辛吶～就是我，你的妻，你的后，是我延路佈下記號，讓姬發輕易的發現我們的行蹤。」

帝辛又驚又怒，不加思索的就抽出長劍，朝著我的身體用力砍下，我亦配合著手起劍落，應聲倒下，或許是難過，或許是不捨，在我倒地之後，帝辛卻抱住我不住地痛哭；這個天真又無奈的帝王，我在這一刻，才真正爲他感到難過與悲傷。

逐鹿之野的銀色香花，小小的銀花上點綴著鮮紅的露珠，是千年來的回憶，或是當時闔上眼最後的記憶，我已無法明白，戰爭帶來濃厚的死亡氣息，逐鹿之野佈滿的屍臭，讓香花不再香、銀花不在閃耀。

帝辛面對不停逼近的姬發，慌亂的拉住琵琶就往鹿台上跑，姬發也不欲再追帝辛這個困獸，整個鄰近領地與城池皆已對姬發投誠，或者被攻下，周軍冷眼旁觀的看著帝辛點燃鹿台的狼煙，看著帝辛在鹿台之上表演著絕望與瘋狂；琵琶則是一派無事的堆砌著薪柴，在薪柴堆滿她與帝辛身邊之後，她拿著火把，微笑著抱住帝辛，將火把丟入滿堆的薪柴之中，雄雄烈火很快的纏繞住她與帝辛，帝辛想掙脫，卻怎麼也掙不開這個弱女子，就這樣，倆人消失在漫天飛煙之中。

灰煙飛散之間，我只看到琵琶歡欣的笑顏，擁著帝辛一同飛昇。

## 第十一章【千年纏綿】

周軍在一片狼煙、戰火之中，進駐朝歌後，姬發自封爲周武王，定國號爲周，姬昌被追封爲周文王，帝辛則被姬發諡爲商紂王，紂代表著殘暴，然而帝辛是否真是如此殘暴，或許只能等待他人定論吧！已逝之人又能爲自己辯解什麼呢？寵信妖姬、淫亂殘忍，許許多多的惡名加諸在帝辛身上，紂之名被抹越臭，我恨帝辛，但也爲他感到悲哀難過，這一切只因，像帝辛這般天真執著的人，原就不該身爲帝王。

姬發遵守了對我的諾言，將我的屍身葬入姬考的衣冠塚之中，我化爲一陣輕風，柔柔的護著這個無屍、無魂的衣冠塚，日夜望著天，尋找天地間的一絲憐憫。爲了姬發這點恩，即使他棄信忘義，爲了鞏固自己的帝位，不但將我所做的一切抹煞、塗黑，更讓我背上亡國妖女的惡名，我也得已一笑置之，只是，帝辛殺的人，真的比得過周武王嗎？勝者爲王、敗者爲寇，人間這一遭，徹徹底底的讓我清楚明白這件事。

在天清日明的時後，有時也能遙遙窺見遠方的鄒邑，賢德的子啓將鄒邑治理的非常平穩、安定，爲了安撫商朝餘民，且因微王一向敦厚、厭惡戰爭，讓武王安心許多，認爲微王並無起兵復國之的念頭，故周朝不但不干涉鄒邑的內政，且重新將鄒邑封于微王，當然，這有一部份原因也是欲昭告全國，如今天下已是周朝，微王的鄒邑，是周王所賜予。

子啓在鄒邑統治了一段非常長的時間，一直到他死亡，在子啓死後，絕美的九色鳥總是盤旋於鄒邑天際，不眠不休的飛翔，像是代替微王巡視他的領地，然後……九色鳥越來越虛弱，直至有一天，散落了華羽、失去了體力、墜落在微王墓上。

我靜靜的觀視着這一切，默默流下兩行清淚，但我不會離開姬考的，我會停留在這裡，等待姬考的魂魄歸來；別問我爲何如此傻，這數千年來，我才終於找到了值得守候的事物，能夠證明自己有心、有愛，即使守候不會有結果，我也將心意寄宿風中。

一頁竹簡、一曲歌，  
多少情愁換不回，  
千行萬句成悲風，  
化作南柯能否見？

永恆只剩淚雙垂，  
輕紗難舞滿心錐，  
繞指柔情纏綿過，  
琤琤急弦若月勾，  
勾心、勾魂、勾魄。

千年風、千年夢，  
千年只盼一曲留，  
比翼鳥、共生樹、並蒂蓮，  
交心共生補天缺，  
何我獨遺？

一頁詩篇、一滄淚，  
多少月夜化成灰，  
寂寞靜燒，心頭悄撩，  
何時再聞琴音繞。

如果有一天，你在淒冷的月夜，聽到風中傳來悄聲輕唱的歌謠，請用心傾聽，那也許是白玉琵琶用生命彈奏地樂曲，是姬考嘔血所譜，我衷心所唱。